

鼎甲徵信錄序

國家設科取士二百年士儒

臣輩出土之生至際者亦不

以科第為榮矣

吾即一人之身

豈文章之

之或可偉歟

出雲氏之有以

作善降之百祥

之百殃善不善之作惡矣而

祥與殃之分之義是以感

之速哉門下士張生椿齡計

儲來都 手前明覽

國朝鼎甲徵信錄一編正言
於予科第者祥之顯者也
而有隱焉者存也予閱之
其發明乎作善降祥之旨
且知生之必有以慎所感也

因樂為之序

同治二年歲次癸亥夏至後

三日吳縣潘祖蔭撰並書



序

昔在唐虞考言詢事迨乎成周鄉舉里選
無所為科名也自以科目取士而天下英俊咸肆
力於帖括之學以求仕進之路得之則以為榮不
得則以為辱而人品之純穢亦遂錯出於其間豈
議者至欲廢制義黜詞賦以矯其弊嗚呼六經
之中至理燦著三才一史陳迹俱在儒者至身
治世無不可推求而得其至當如瞽者之有相如闇

室之有燭特患剽竊前說不明其理無當於用也
將以儒為詆病耳非科目之失也昌樂陶君香亭
著鼎甲徵位錄一編備列先世事實以明其
報施之不爽所以重科名勸善人也而其人
賢不賢亦闕卷而瞻焉則所以見重於世者又
豈獨特科名乎哉

同治二年甲申中浣常熟楊泗孫謹序

序

科名之有鼎甲人爭豔之推原其故率皆厚德所遺
培及孫子膺是選者於以食前人之報而為邦國之
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理
固然也壽光張壽山同年計偕來都手鼎甲徵信錄
一編見示慨然有表揚陰隲之思叩所自來則昌樂

閻香亭先生二十年前舊輯也先生營陵名宿學有

傳家其孤詣苦心每以顯微闡幽為念是編所集已

費搜羅壽山復踵事加增由前明洪武辛亥以迄我

朝同治癸亥凡先澤可據者悉臚采焉蓋網羅近代用

昭核實如此余服膺久之因歎先生與壽山不能已

於是者直欲援前因後果奮讀書之人之心而興起

之不第泛陳勸善文字已也編內所載祖孫會狀叔

姪大魁父子兄弟鼎甲若斯之類誠世所希而淺見

者不明栽植之孔厚第羨榮寵之無加反謂巨手掄

魁能世其家者常操左券庸詎知冥冥之中別有真

宰曾是造物而妄以福澤加人耶夫高曾有善行或

距數十年或距百數十年而及其應也歲月不能限

資格不能拘雖草茅寒賤無不可掇巍科而光宗祖
信乎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惟在福田自種耳竊願讀
是編者深思栽培孔厚之理而不於茫茫中生希冀
焉斯則是書之意也夫

同治乙丑初夏之吉渠邨李端遇謹序於都門寓舍

序

梁荏林中丞刻近人勸戒錄編次詳明家有
其書矣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非獨中丞
有是心也東吳惠定宇徵君經學鉤元實
窺漢儒閫奧其所注太上感應篇脩論作
善降祥之旨以闡明古訓徵君自序云此書
不惟可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以前

求仙之本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
友悌仁信之間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
歷城周永年先生重刊敘云徵君實藉此檢
束身心故學行著作蔚為儒宗而非徒矜
博雅不其信與是編也纂輯精詳信以傳信而
文獻足徵予樂香亭之薈萃苦心且樂張壽
山之相與有成也嶺南周寅清謹序

序

同治乙丑余客居洱東之松蔭齋鄰吾友張君壽山
壽山性好善又淵雅博通凡古今以功德及人者每
好為人稱說娓娓不倦一時善士皆慕與之交余衰
病村居無可與語幸得近宮牆竊以為凡友壽山者
皆吾友也歲二月壽山將北上手一編示余曰此營
陵閣香亭先生鼎甲錄也諸同人議釀資付梓敢祈
數語弁之簡端先生其勿辭余受而讀之其書自前
明以逮

國朝諸以陰隲登鼎甲者或本之國史或采之志乘載其官閥詳其家世彙為成書余披閱一過見其筆墨老潔約而能達激賞久之然猶恨知先生未悉也夏四月壽山南還余益詢先生之為人先生尊師傳重道脈睦宗族恤親朋孳孳為善惟日不足所刊有文昌孝經延嗣經印施勸世其餘營陵詩存及貢舉文集藏於家余嘗觀勸善等書汗牛充棟不可枚舉然往往博采雜說俚而不典否則戒殺放生語涉佛老惜無善本先生自少壯力學老而愈精惟於綱常名

教中摘其可以格天地質鬼神者以示來學使知赫
赫洋洋昭布森列日用庸行自通冥理偶一展卷真
如集古人於一堂親見其得路青雲紆佩金紫示勸
懲神鼓勵也語有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不其然乎
或者曰古之學者為己學非為科名也先生以科第
勉學將謂以科第學乎余曰不然此為下學立心之
始言之也不然先生詩書世家科第累累今齒逾艾
矣先生以老明經困躓科場難進易退執筆為文聲
希味淡闡墨中揣摩餘習洗刷殆盡先生豈震於科

第者乎蓋嘗論之恆性之善學者所同然無所慕則
不興無所感則不奮先生以積善之報培養其初心
激發其志氣俟學焉有成道德文章勳業胥基諸此
區區榜上一名云爾乎余固知先生覺世深心淺學
不易窺讀是編者其亦沉思而有得也乎

同治四年端陽後二日益邑弟榆村李煥然謹序

東武弟秋舫苑藻池謹書